



〔苏〕鲍里斯·瓦西里耶夫

王金陵 译

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...

这里的黎明静悄悄.....

. 45
14

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·长沙

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...

〔苏〕鲍里斯·瓦西里耶夫

王金陵 译

这里的黎明静悄悄……

БОРИС ВАСИЛЬЕВ
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...

这里的黎明静悄悄……

〔苏〕鲍里斯·瓦西里耶夫著

王金陵译

责任编辑：江 声

装帧设计：胡 杰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97,000 印张：4.75 印数：1——9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276 定价：0.37元

本书主要人物

菲道特·叶甫格拉费奇·瓦斯珂夫——准尉，第一七一铁路会让站的军事运输指挥员。

玛格丽达(丽达)·奥夏宁娜(娘家姓：穆施达珂娃)——下士，班长。

叶甫金妮娅(冉妮娅，冉卡，冉涅奇卡)·康梅丽珂娃——战士。

李莎(李莎维达)·勃利奇金娜——战士。

索菲娅(索妮娅，索涅奇卡)·古尔维奇——战士，德语翻译。

嘉丽娅(嘉尔卡)·契特维尔达克——战士。

基梁诺娃——中士，副排长。

玛丽娅·尼基福洛夫娜——瓦斯珂夫准尉住处的女房东。

第一七一铁路会让站上，如今只剩下了十二户人家，一个消防棚，还有一座又矮又长的、本世纪初用圆石垒成的仓库。水塔在最近一次轰炸时倒塌了，往来的火车不再在这儿停留。德寇的飞机虽然停止了狂轰滥炸，但是照旧每天在车站上空盘旋。指挥部为了防备万一，仍然在这里设下两架四管高射机枪。

这是一九四二年五月。车站西方，交战双方挖壕深达两米，终于展开了阵地战，每逢湿润的夜晚，那儿不断传来隆隆的炮声；东方，德寇夜以继日地狂炸着运河和穆尔曼斯克铁路；北方，双方为了争夺海路进行着激战；南方，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仍然坚持着顽强的斗争。

这里原来是一处疗养胜地。士兵们由于寂静和无聊，变得象在澡堂子里泡过一样，浑身松散无力；而且那十二户人家里，挖空心思去搞私酒的少妇和小寡妇还真不乏其人。所以，这帮士兵初到三天，先吃饱睡足，摸清情况；到了第四天，就开始上人家去吃过生日的酒宴，从此，本地上等私酒的那股浓郁的香气，在车站上空，就再也吹不散了。

铁路会让站的军事运输指挥员，华斯珂夫准尉，成天愁眉苦脸，往上打报告。等报告递到第十份，上级先是对华斯珂夫

劈头盖脸臭骂一通，然后便把半排成天寻欢作乐搞得晕头转向的士兵撤换掉。这以后，军运指挥员可以凑凑合合对付上个把星期，然后又重新开始了老一套。弄到后来，准尉只得把以往的报告再重抄一遍，只要换换日期跟姓名就成了。

“你简直是胡闹！”少校接到一份又一份的报告，亲自赶来，大发雷霆，“成天打起什么报告来了！你不象是军事运输指挥员，倒成了要笔杆子的了！……”

“请您派些不喝酒的来。”华斯珂夫硬着头皮顶了一句。尽管他见了任何一个大嗓门的上级都有点害怕，可是依旧象个教堂工友似的嘟哝着：“派些不喝酒的，还有……有关女性的问题，请您也要考虑一下。”

“要派些阔人来吗？”

“您比我更清楚，”准尉小心翼翼地回答。

“好吧，华斯珂夫！……”一向严厉的少校勃然大怒，“给你派些不喝酒的来，也会适当考虑女人的问题。不过，你可要小心，准尉，假如你连这批士兵也对付不了……”

“是，”军运指挥员呆头呆脑地答应着。

少校带走了那些经不起考验的高射机枪手，临走的时候，再次答应华斯珂夫，一定派些见了裙子和私酒扭头就走，而且比准尉自己走得还快的战士来。但是，看来要兑现这个诺言并不那么简单，因为三天过去了，还不见一个人影。

“问题复杂呀，”准尉对他的女房东玛丽娅·尼基福洛芙娜讲，“两个班——差不离就得二十个不喝酒的。就是把全军抖落遍了，——也不见得……”

看来，他的担忧毫无根据。因为第二天早上，女房东就跑来告诉他，高射机枪手到了。女房东的声音有点异样，可是准尉刚睡醒，迷迷糊糊地没有发觉，只顾打听那件使他提心吊胆的事：

“有指挥员一起来吗？”

“好象没有，菲道特·叶甫格拉费奇。”

“谢天谢地！”准尉唯恐别人抢走他军运指挥员的职务，“分权夺利——那是最糟不过的啦。”

“您先别忙着高兴吧，”女房东神秘地微微一笑。

“高兴？那要等打完仗，”菲道特·叶甫格拉费奇一本正经地说，戴上军帽走出门去。

他一下子愣住啦——门外站着两列睡眼惺忪的姑娘。起初，准尉还以为自己睡糊涂了，使劲眨巴眼睛；等定睛一看，这些士兵军装上的某些地方确实是高高地耸起着，这可在操典上没有明文许可，而且船形帽下还公然露出了不同颜色、不同发型的绉绉卷发。

领头的一个女兵，干巴巴地报告：“准尉同志，副排长基梁诺娃中士向您报告：高射机枪独立营五连三排一班、二班来此换防，听候您的命令。”

“哦——哦，”军运指挥员完全不符操典规定地说，“这么说，他们可找到不喝酒的啦……”

女兵们不愿意到人家借宿，要在消防棚里搭铺。他整整一天都在挥舞着板斧。姑娘们遵照命令搬运着木板，叽叽喳喳的象一群喜鹊。准尉生怕有损威信，紧锁眉梢，一声不吭。

等到一切都安排就绪，他才宣布：“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离

开驻地一步。”

“采野果子也不许吗？”一个金发女郎活泼地问。准尉早就注意她了。

“野果子还没有长出来呢，”他说。

“那么可以去采酸模草吗？”基梁诺娃好奇地问，“我们没有点热汤喝可不成，准尉同志——我们会越来越瘦的。”

菲道特·叶甫格拉费奇疑惑地看了看那一件件绷得紧紧的军装，不过还是同意了：

“可是不许过河。河湾里有深坑。”

车站里一切逐渐上了轨道，但军运指挥员的心情并不因此感到轻松。这伙女高射机枪手是些好吵好闹的调皮丫头，准尉时时刻刻觉得是在自己家里作客，生怕说得不恰当，或是做得不得体，而且现在，再也不能不敲门就进屋，假如他一时大意，立刻冲他来了一声尖叫，吓得他赶紧缩回脚去。菲道特·叶甫格拉费奇最害怕的是别人散播流言蜚语，说他勾搭女人。因此他走起路来两眼总是直盯地上，仿佛他遗失了装着这一个月工资的钱包似的。

女房东注意到他对下级的态度，跟他说：“您别这么老气横秋的，菲道特·叶甫格拉费奇。她们在背后叫您老头子呢。您还是恰如其分地看待她们才好。”

菲道特·叶甫格拉费奇今年春天才满三十二岁，他决不承认自己是老头子。他想来想去，得出一条结论：这只不过是女房东为巩固自己地位而要的手腕罢了。因为正是她在某一个春夜融化了军运指挥员心头的冰块，而现在，自然会急于巩固自己

的占领区呀。

女兵们，每逢夜晚，对准飞过的敌机，八管齐鸣，狂热地放射一通炮火，到了白天就没完没了地又洗又涮，消防棚周围永远晾挂着她们各式各样的破玩意儿。准尉认为这种点缀摆得不是地方，因此直截了当地通知基梁诺娃中士：

“这破坏伪装。”

“可是有过指令，”——她毫不迟疑地说。

“什么指令？”

“有关的指令呗。指令里写明，服役的女性可以在任何战场上晾晒内衣。”

军运指挥员哑口无言。咄，这帮该死的丫头！别瞧你们现在美的这样，赶明儿有你们好受的……

天气暖洋洋的，一点风都没有，所以蚊子迅速孳生，多得打团，要是手里不拿根树枝扑打，简直寸步难行。拿根树枝——这还不算什么，对于军人来说，这还是完全允许的。可是过不几天，军运指挥员无论走到哪个角落，都得清清嗓子，咳嗽咳嗽，象个老头子似的——可真太不象话了。

这事是打那天开头的——在炎热的五月的一天，他顺便拐到仓库去看看，霎时间把他吓得目瞪口呆：雪白雪白的，密密匝匝紧挤在一起的裸露的身体，蓦然映入华斯珂夫的眼帘，弄得他满脸通红。原来以班长奥夏宁娜下士为首的一班全体女兵，赤条条一丝不挂，正躺在防雨布上晒日光浴哪。她们哪怕是出于礼貌，尖叫一声也好；可是不，她们把脸死命藏进防雨布里，就是不吱声。于是菲道特·叶甫格拉费奇只好悄悄溜走，简直象

一个顽童从别人的菜园子里溜出来一样。从那天起，他走到哪个角落都不得不停地咳嗽，就象害了百日咳。

这个奥夏宁娜，他早就注意了。她是个落落寡合的女人，不苟言笑，至多不过嘴角微微一动而已，眼睛依旧流露出严肃的神情。这个奥夏宁娜可真有点古怪，因此菲道特·叶甫格拉费奇谨慎地通过女房东去打听打听，尽管他心里明白，这件委托决不会使她感到愉快。

一天以后，玛丽娅·尼基福洛夫娜撇着嘴对他说：“她是个寡妇，还姓娘家的姓；您大可以去献媚调情一番。”

军运指挥员没说什么——对婆娘家还有什么道理可讲。他拿起斧头走到院子里——劈柴的时候最适宜思索。该想的事积攒了一大堆，应该想出个道道儿来。

当然罗，最重要的事还是纪律。是呀，这批士兵既不喝酒，又不跟女人调情，这倒不假。可实际上，还是一团糟。“柳达、维拉、卡倩卡——值勤去！卡佳，你是岗哨派班员。”

这象在下命令吗？按操典规定，派值班岗哨的口气应当十分严肃。可这却象开玩笑。应该制止，但结果如何呢？他曾经尝试着跟那个头头儿，基梁诺娃谈过这个问题，而她老这么回答：

“我们是得到批准的，准尉同志。司令员亲自允许的。”

于是全体哄堂大笑，这群鬼丫头……

“你可真卖力气呀，菲道特·叶甫格拉费奇？”

他侧脸一瞧，邻院的葆琳娜·叶戈洛娃正盯着这儿瞅呢。全体居民里数她最放荡，上个月一连摆了四次生日酒宴。

“你也别太难为自己了，菲道特·叶甫格拉费奇。我们现在只剩你一个男的啦，就跟留的独种一样。”

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。她连衣领也不扣，把自己的肉体在围墙上裸露无遗，象刚出炉的小白面包似的。

“你现在要象牧童一样按户轮流罗。这星期在这一家，下星期到另一家。关于你，我们娘儿们已经说妥啦。”

“你呀，葆琳娜·叶戈洛娃，留点脸面吧。你算是军属呢，还是什么臭娘们儿？注意检点行为。”

“战争会把这些一笔勾销的，叶甫格拉费奇。不论是对士兵还是对士兵的老婆全一样。”

这个人真没法治了！应该让她搬走，可有什么法子呢？民政当局在哪儿呢？她又不归他管辖。这个问题，他跟那位喜欢大叫大嚷的少校研究过好多次了。

是呀，要思索的问题攒了起码二立方米啦。而每一个问题都完全应当专门研究，完全应当专门研究。

他几乎是个没文化的人，这是最大的障碍。当然，他会写会念，也会算，可是只有四年级的程度，因为恰好在四年级末，他的父亲被一头大熊压死了。假如这帮丫头知道是熊压死的话，她们一定会大笑一番！没有死在震惊世界的毒气室里，没有死在国内战争的刀光剑影之下，也不是被富农的半截枪杀死的，甚至也不是寿终正寝——而是被一头大熊压死的！她们想必只在动物园才见过这种大熊吧……

菲道特·华斯珂夫呀，你是从穷乡僻壤慢慢爬到军运指挥员的位置上的。而她们呢，别看她们是列兵，可有学问哪，成天

说些什么提前修正量啦，什么象限啦，什么冲击角啦。起码也上过七年级，而且从她们的谈吐看来，也许还上过九年级。九减四——整整相差五年。看来他比她们差远啦……

这些念头都令人不愉快，因此华斯珂夫怒气冲冲地劈着木柴。可是这又怪谁呢？也许只能怪那头粗野的熊……

奇怪的是到此刻为止，他一直认为自己的一生还挺走运呢。虽说在命运的赌博场上没有赢一个满分，但也没什么可抱怨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以他不满四年级的文化程度读完了团的学校，而且以服役十年的资历获得了准尉的军衔，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差错；在另一方面，命运却挥动手旗包围了他，一连两次用全部火力对他猛烈打击，可是菲道特·叶甫格拉费奇还是挺身屹立，没有趴下……

苏芬战争前不久，他和卫戍部队医院的一个护士结了婚。这是个活泼的女人，成天不是唱歌就是跳舞，还爱喝点酒。不过她还是生了个小男孩。小名叫伊戈辽克，大名则是伊戈尔·菲道特奇·华斯珂夫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爆发了苏芬战争，华斯珂夫上了战场。等他胸前挂着两枚奖章从前线归来，命运给了他第一次打击——正当他在冰天雪地里死去活来的时候，老婆却跟团里的兽医搞上了，而且私奔到南方。菲道特·叶甫格拉费奇毫不迟疑，马上跟她离婚。经他请求，法院判决儿子归他，他把孩子送到农村让母亲抚养。一年以后，他的孩子死了。从那时起，华斯珂夫总共只笑过三次：一次是将军授予他勋章的时候；另一次是冲着从他肩膀里取出了弹片的外科大夫；还有一次就是对女房东，玛丽娅·尼基福洛夫娜，因为那时候她领悟了他的心

意。

正是由于这块弹片，他才得到现在的岗位。仓库里还留着些物资，可是没设专人看守，在规定军运指挥员的任务时，委托他照看这座仓库。准尉每天巡视三次，检查一下门锁，自己还专门搞了一个本子，每次都写下同样的字句：“检查仓库，完整无损。”当然罗，也得注上巡视的时间。

华斯珂夫准尉平静地工作着。几乎在那天以前都可以说是平静的。可现在……

准尉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二

丽达·穆施达珂娃^①对所有战前的事情，记得最清楚的是学校的晚会——那次和边防军英雄联欢的晚会。尽管英雄加拉楚·柏没有参加这次晚会，而且带来的军犬也根本不叫“印度人”，但是在丽达的记忆里，这次晚会仿佛刚刚结束，而那位腼腆的奥夏宁上尉，依然伴着她在边陲小城深邃的林荫道上并肩漫步。上尉当时根本不是什么英雄，只是由于偶然的机缘当了代表，而且非常拘束。

丽达也不是一个活跃的姑娘。她坐在大厅里，既没有参加欢迎的行列，也没有登台表演。与其主动去跟那伙不到三十岁的客人讲话，她宁可钻透几层楼的地板，躲到老鼠乱窜的地窖里去。完全出于偶然，她跟奥夏宁上尉并排坐着，两个人都不

^① 穆施达珂娃是奥夏宁娜的娘家姓。

敢动一动，严肃地盯着前面。后来，晚会组织游戏，他俩又碰在一起。后来，游戏输了，罚跳华尔兹舞——于是他俩一起跳舞。后来，他俩并肩站在窗前。后来……是啊，后来，他送她回家。

于是丽达耍了滑头，领着他绕了一条最远的路。他呢，仍旧沉默不语，一个劲儿地抽烟，每抽一支，还都腼腆地征得她的同意。正是这种拘谨腼腆迫使丽达的心彻底投降了。

他俩甚至在告别的时候都没有握手，只不过彼此点了点头，如此而已。上尉到哨所去了，每星期六寄给她一封短柬。而她则每星期日回一封长信。这样一直持续到夏天——六月，他到城里来休假三天。他说，边境上不大平静，以后不再会有假期，他们应当马上去登记结婚。丽达一点也不觉得意外，可是登记处里全是些官僚，他们不同意，因为她还差五个半月才满十八岁。于是他俩去找城防司令，从他那儿出来又去找她的父母，他俩终于达到了目的。

丽达在她们班里是第一个结婚的。而且她嫁的可不是什么无名小卒，而是一个红军军官，还是边防军呢。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有什么比她更幸福的姑娘了。

她一到哨所，马上就被选进了妇委会，参加了所有的小组。丽达学会了包扎伤员、射击、骑马、投掷手榴弹和毒气防护。一年以后她生了个小男孩，起名叫阿尔培特——阿利克。再过一年，战争就爆发了。

从战争第一天起，她就没有惊慌失措，更没有失魂落魄，而这种人当时还是为数不多的。她一向冷静而理智，但当时她的这种镇静是很容易解释的，因为丽达在五月就把阿利克送回

娘家去了，所以她能够去救护别人的孩子。

哨所坚持了十七天。不论白天还是黑夜，丽达都能听到远处传来枪声。哨所还存在，因此希望也存在。希望丈夫安然无恙，希望边防军能坚持到援军到来，和他们并肩作战，反击侵略者。当时在哨所流行这么一首歌曲：“夜色来临，黑暗笼罩边界，可谁也不能潜越。我们决不让敌人的猪嘴，伸进我们苏维埃花园。……”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仍不见任何援军，到第十七天上，哨所终于沉寂了。

上级本想让丽达撤到大后方去，可她要求参加战斗。人们撵她走，强迫她坐上火车，但是第二天，哨所副所长奥夏宁上尉的这个执拗的妻子，又出现在区保卫部里了。最后只有让她当了护士，半年以后派她到团部的高射机枪学校去学习。

奥夏宁上尉牺牲在战争发生的第二天，在清晨的一次战斗中。可是丽达直到七月，直到一个边防军中士奇迹似地从陷落的哨所突围出来，才知道了这个噩耗。

上级很重视边防军英雄的这位不苟言笑的寡妻，把她当作榜样，通令表扬，因而批准了她本人的请求——学业结束以后，派到哨所原在地区，到她丈夫浴血奋战，英勇牺牲的地方去。战线已稍向后移，纠结在小湖后面，隐蔽在森林里，转入地下，正处在前哨所和那座小城之间——当年奥夏宁上尉正是在那座小城里结识了九年级二班的一个女学生……

现在丽达实现了自己的愿望，她心满意足了。甚至连丈夫的死也隐退到记忆深处。现在她有了工作、职责，她报仇雪恨的目的完全有了实现的可能。她学会了无声而又无情的仇恨，

尽管她击落敌机的打算还没有实现，可是她总算打中了一个德国气球。气球燃烧起来，越缩越小，射击校正手从气球吊篮中跳了出来，象块石头似地往下坠落。

“射击，丽达！射击！”女高射机枪手们一个劲儿地嚷嚷。

可是丽达等待着，把火力点对准了那个正在下坠的黑影。德国鬼子快着陆的时候扯开了降落伞，正在此刻——让他去感谢自己的德国上帝吧，丽达从容地扳了枪机。四管的高射机枪连连射击，切断了那个黑色的身影。姑娘们高兴得连声欢呼，搂着她亲吻，可是她只木然地笑了一笑。整整一夜，她浑身打战。副排长基梁诺娃一边喂她茶水，一边安慰着她：

“会过去的，好丽达。我第一次击毙敌人的时候，绝不是撒谎，我自己差点没吓死。接连做了一个月噩梦，这坏蛋……”

基梁诺娃是个久经征战的姑娘了。早在苏芬战争的时候，她就背着医药包在前线爬了何止一公里，因此获得了勋章。丽达很钦佩她的性格，可跟她并不十分接近。

其实，总的来说，丽达总是独来独往：她那一班里全是些共青团姑娘们。这倒不是因为她们比她年轻，并非如此；主要是她们太幼稚。她们既不了解爱情，也不理解母性，更不知道什么是痛苦，什么叫喜悦，成天一个劲儿地密谈着什么中尉啦，亲吻啦。可如今丽达一听到这些，立刻就会火冒三丈。

“睡觉去！……”她斩钉截铁地吼了一声，侧耳听着一个接一个的答应声，又说：“我再听见谁在胡扯，就让她站岗站个够。”

“得啦，好丽达，”基梁诺娃懒洋洋地埋怨着，“让她们去嚼嚼舌头吧，怪有意思的。”

“要是正经谈恋爱，那我一句闲话也不说。可是象这个样子，不论街头巷尾到处跟人亲嘴——我简直不能理解。”

“那你就做个榜样嘛，”基梁诺娃轻轻一笑。

于是丽达马上就不吭声了。她简直不能设想还可能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对于她来说，世界上再也不存在男性了。世界上唯一的男性——就是那个在战争发生的第二天黎明时分，在逐渐减员的哨所浴血奋战的人。她越来越消瘦了。瘦得连腰带都勒到最后一个洞眼。

她的计划在五月前就实现了。她们跟一群狡猾的敌机激战了两个钟头。敌机背着阳光朝高射机枪俯冲过来，火力猛烈。他们打死了一个弹药手——一个不很漂亮的翘鼻子胖姑娘，她嘴里老是悄悄地嚼着什么东西。还有两名负了轻伤。举行葬礼的那天，部队政委来了。姑娘们号啕痛哭，她们还鸣炮致哀。后来政委把丽达叫到一旁。

“应该把班里的人员补充起来。”

丽达沉默不语。

“玛格丽达·斯捷潘诺芙娜，你们这个战斗集体不错嘛。妇女在战场上，您自己也明白——应该说是必须予以特别关怀的对象。有时候会受不了的。”

丽达还是沉默不语。政委跺了跺脚，开始吸起烟来，然后压低了声音说：

“司令部里有一个指挥员——顺便说一句，他已经有了妻室儿女，可是呢，他搞上了一个所谓的女朋友。人民军事委员知道了这件事，训斥了这位上校，并且命令我给这个所谓女朋